



王飞多年来致力于古籍文献的收藏研究。

# 故纸堆里的守望者

——王飞与古籍文献的半生情缘

古籍初遇：于旧书里觅生计

文/本报记者 李莎莎

图/本报记者 刘冰

午后的阳光斜照入户部山古民居的窗棂。王飞正伏在堆满文献的案几前，仔细研究着手中的古籍，动作轻柔得如同呵护易碎的珍宝。这是为即将举办的“徐州百年戏曲文献展”准备的展品之一，承载着徐州的过往岁月。

从校园旧书店的谋生青年，到如今徐州古籍文献领域的助力者，他的足迹与心血，深深印刻在每一册经过他手的手的古籍文献之中。作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委员、徐州市古籍文献研究会会长，王飞的大部分时光，都与这些泛黄的旧纸为伴。

“没想到已经与古籍文献相伴了30多年，更没想到，本以为是临时的谋生之道，会变成安顿身心的终身志业。”回忆最初与古籍文献结缘的时光，王飞忍不住感慨说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高中毕业的王飞背着简单的行囊，从沛县农村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途。彼时，广阔天地尚无明确方向，谋生是眼前最现实的问题。

在华东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帮助下，契机悄然降临。校园里，一家小小的旧书店开了张，店面不大，却为王飞打开了一条通往全新世界的道路。整理、收售旧书报刊，成了王飞的工作日常，旧书报刊特有的油墨香与尘封气息，构成了他青春记忆的底色。

王飞真正与古籍文献结缘，是在那位教授家中。当教授引他进入书房，一排排樟木书箱缓缓打开时，王飞第一次被真正意义上的“古籍”所震撼。那是不同于寻常旧书的庄重与沉静，纸墨间流淌着时间的分量。

“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”教授抚摸着书页，话语深沉，“没有这些纸页，多少故事、多少学问，便真的如烟消散了。”这句话，如同种子落入王飞心中。他开始在经营之余，主动翻阅这些古老的书籍。虽不能尽解其意，但那古朴的版式、精良的刻工、遒劲的字迹，自有一种无声的力量，吸引着他。

彼时，文化市场方兴未艾，二手图书需求旺盛。王飞的旧书店因货源扎实、品类丰富，渐渐站稳了脚跟。生活有了起色，那份乡土情谊便涌上心头。他陆续将同样渴望寻找出路的同乡青年带到上海，教他们辨识版本、经营门道。最多时，有十多人跟随他学习、经营。

“市场很大，做人要有情怀。”他常这样说。看着同乡们逐渐独立，在上海成家立业，甚至也爱上了藏书，他感到一种比赚钱更踏实的满足。旧书，于他而言，从单纯的谋生商品，开始传递着温度与情义。

北上寻机：从旧书商到文化摆渡人

“如果说在上海给了我一扇看见古籍世界的‘窗’，那在北京的经历，则是为我推开了一扇‘门’——让我真正走了进去，触摸到它的肌理与温度，理解了它不只是一门生意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。”王飞小心地将整理好的几册古籍锁进保险柜，转过身缓缓说。

原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市场竞争加剧，精品古籍日益难觅，上海的旧书货源渐渐显出疲态，王飞的生意也遇到了瓶颈。正当他一筹莫展时，一位长期合作的老客户，委托他北上北京，寻找几部特定的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古籍。

这是一次挑战，也是一次机遇。1997年，王飞独自一人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。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后，他抵达了这座陌生的城市。出发前，他只知道一个地名——潘家园。

“那时的潘家园早市人声鼎沸，来自各地的藏品汇聚于此，古籍、字画、文玩琳琅满目。”王飞回忆道，当时一下火车，他便直奔了此处。

那段日子，王飞整天泡在潘家园市场，凭借多年积累的眼力与经验仔细搜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不仅如愿找到了客户所需的古籍，更在这个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北京庞大的市场规模，由此看到了新的希望。于是，王飞在完成客户委托后，决定在潘家园扎根，又开了一家专营旧书的店铺。

在北京的7年，是王飞眼界不断开阔的7年。他陆续接触到了更多的珍贵古籍，也结识了不少行业内的专家学者。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翁连溪、著名藏书家韦力、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史树青、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等人都经常光顾他的店铺，向他传递古籍文献背后的文化内涵。这些纯粹而专注的学者，举手投足间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飞。他所看到的，不再仅仅是古籍文献的“商品价值”，而是其背后承载的学术脉络与文化生命。

在北京7年，他完成了从谋生的旧书商到有意识的收藏者、文化摆渡人的蜕变。



这些古籍只是王飞收藏品的冰山一角。